

散文

安武林
作品

爱的另一个名字

安武林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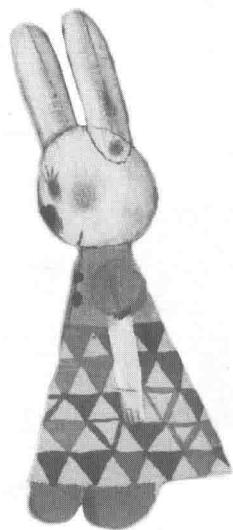


山东教育出版社

安武林作品

爱的另一个名字

安武林 / 著



 山东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的另一个名字 /安武林著. — 济南 : 山东教育出版社, 2017

(安武林作品)

ISBN 978-7-5328-9752-0

I. ①爱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69480号

安武林作品

爱的另一个名字

安武林 著

李清月 绘

主 管	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 版 人	刘东杰
出版发行	山东教育出版社 (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: 250001)
电 话	(0531) 82092664 传真: (0531) 82092625
网 址	sjs.com.cn
印 刷	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规 格	710mm×980mm 16开
印 张	7.75
插 页	4
印 数	1-11000
字 数	7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328-9752-0
定 价	20.00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电话: 0538-3460929

目 录

可怕的马蜂和土蜂 / 1

麻花摊 / 6

轻轻地，一点头 / 12

天天吃饭 / 18

夏天的味道 / 24

是谁站在门口那儿 / 30

枣影婆娑 / 35

屋顶上的书 / 40

像猎狗一样去找书 / 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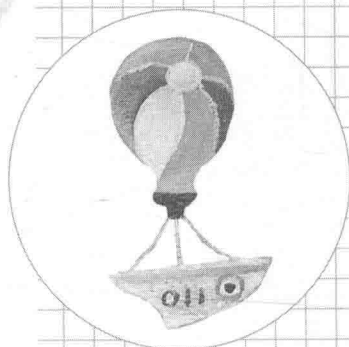
午睡，一朵不开的花 / 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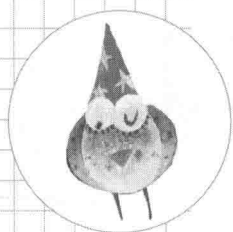
眼镜小弟 / 54

远去的窑洞 / 58

小炉匠 / 63

鞋子的故事 / 68





小弟是一块糖 / 72

很傻的男孩 / 79

苦楝花开 / 85

黄花闺女路 / 90

藏在被窝里读书 / 94

书呆子 / 97

长大最好做一条书虫 / 101

油灯下的读书时光 / 104

爱的另一个名字 / 113





可怕的马蜂和土蜂

小时候，很讨厌马蜂、蜜蜂、土蜂这些东西。大概是因为我被马蜂蜇过，也被土蜂蜇过，所以，对于从我眼前或者耳畔飞过的昆虫，我都是先一惊，马上躲避，然后再观察是什么东西。就连蚊子和苍蝇这样的小东西，都会让我有片刻的紧张之感。肉体上的疼痛让人的记忆非常深刻，因而本能反应也会格外强烈。

最早的时候，是被马蜂蜇过。那种马蜂的腿很长，我对昆虫没有研究，不知道那算不算是长脚的大黄蜂。但我知道那家伙的腿很长，飞起来的样子很凶恶，双腿并拢，其长度似乎还要大过身体的长度。这是一种感觉上的印象，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我不清楚。它背部有花纹，中间是细腰，前端和后端都很肥壮、饱满，飞起来的声音也格外大。所以，我一直管这种马蜂叫长腿马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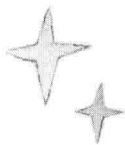


那时候，我爷爷在镇政府（当时叫人民公社）做厨师。没事的时候，我喜欢到那里去玩。不知道那些干部是经常下乡，还是经常去县里开会，反正人很少。偌大的一个院子，很多的房子，倒显得空空荡荡的。院子的中心，有一大块菜地，里面种着各种蔬菜。我就像野兔一样在镇政府四处乱窜。到了开饭的时候，我就得离开镇政府，即便我不想离开，爷爷也会把我赶走。爷爷是个做人和做事非常严谨的人，他不希望我沾别人一点点便宜。

有那么一次，我不小心走进了大礼堂。那里面阴森森的，好像荒废已久的样子。对于从小听惯了鬼故事的人来说，这地方大约是鬼最好的藏身地点了。平常这里的门是锁着的，那天不知怎么打开了，我好奇地走了进去。

大礼堂里面很阴暗，潮湿，一进去就有一股寒气和发霉的味道迎面扑来。我往前刚走了几步，心里有点害怕了，就打算往回走。谁知，几只长腿的马蜂把我围住了，脑袋上、额头上、眼睛上，都被蜇了几下。我大叫一声，抱着脑袋就逃了出去。

爷爷听见我的尖叫声，从食堂里慌忙走了出来。一看我的额头上和眼睛上都被马蜂蜇了，有几只马蜂竟然追了出来，爷爷取下肩头挂着的毛巾使劲挥舞着，赶走了那些马蜂。他马上带我去医院了，医院就在镇政府的隔壁。医生给我扎了一针，不知



道打的什么药。但给我被蜇过的地方涂的清凉油，我却是知道的。没一会儿，我被蜇过的地方就肿起了好大的包，那种疼痛感就像有什么小东西在一下一下敲打着我的神经一样，不断地袭击着我。

我的脸，我的脑袋，一下子大了好多。而眼睛，肿得都快看不见了。爷爷很心疼，又很生气，他安慰我说：“等爷爷给你收拾它们。”

我老老实实在地跟着爷爷，那种依赖感和脆弱感是如此强烈。

爷爷找了一顶草帽和一块围巾，把自己的脸裹起来，然后走进礼堂里面，找到了几个很大的用纸糊的废弃了的纸帽。他用火柴把纸帽点燃，那熊熊的大火顿时就烧了起来。他高举着，直对着高高的礼堂顶上的马蜂窝，一只只马蜂被烧得哗哗剥剥作响，然后直挺挺地掉在地上。最后，那只巨大的马蜂窝被爷爷捅了下来，好家伙，比一只大海碗还要大。

过了几天，我被马蜂蜇过的地方消肿了，但我对马蜂却产生了深深的惧怕感。

马蜂蜇人很疼，但若被土蜂蜇一下更不得了。土蜂的体型和蜜蜂差不多，甚至比蜜蜂还要小那么一点点。但它们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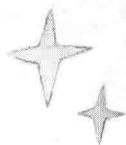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相似了，在飞翔的时候很难区别哪一只只是蜜蜂，哪一只只是土蜂。

马蜂是筑巢的，它们不是悬挂在屋檐下，就是挂在树上，或者房梁上。稍微留意下，还是能够发现它们的藏身之地的。土蜂就不容易发现了，它们在田埂上、土墙里，那些有洞的地方藏身。我没有见过它们的巢，不知道是不是和马蜂的一样，但它们很难被发现。如果你在田埂上走过，看到一两只飞着的土蜂，会误认为是蜜蜂在附近的花朵里采花粉。

有一次，我去打猪草，在土路上看见有很多石块散落在这里，还有被挖过的痕迹，很多土块零乱地堆在路边的斜坡上。我感到很奇怪，这里好像发生过什么战斗一样。我好奇地往斜坡那里走了几步，看见有几只蜜蜂在飞舞（其实那是土蜂，我没认出来）。也就在一瞬间，我看见几只土蜂向我飞来，坏了，我心想这可不是蜜蜂，蜜蜂可没有这么强烈的攻击性，再说，我并没有招惹它们。我是听说过土蜂的，也就犹豫那么几秒钟，我撒开脚丫子就飞快地跑开了。我气喘吁吁地跑了一阵子，发现土蜂没有追来，这才惊魂未定喘了几口气。突然，我感觉有什么东西钻进我的裤子里面了，啊，是虫子，它在我的皮肤上爬行。我的头发都竖了起来。我赶紧拍打自己的裤子，突然，我感觉自己被蜇了一下，那种疼痛感比马蜂蜇的更尖利更尖锐一些，我马上挽起裤腿，那只该死的土蜂飞走了。这个时候，我已



经比最初被马蜂蜇过的时候大了几岁，忍耐力强了许多。因为刚刚离家不远，所以我很快回家了，用清凉油涂抹了肿起来的部位。没过几天，一切都完好如初了。

事情过去了很多年，但那种印象挥之不去。每当小虫子在我身边飞过的时候，我的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，好像那小小的冤家又来找我的麻烦了。



麻花摊



每逢小镇集日的清晨，当我手忙脚乱地准备上学去的时候，爷爷总是要大声提醒我一下：“别忘了给我占个位置。”

我从小就马大哈，心里装不住事，脑子里记不住事，爷爷不提醒我，我一准会忘记。很多次，我拉开大门准备上学走的时候，都是被爷爷喊回来的。

我扛着一根扁担，书包在屁股后面拍拍打打，出门了。遇见熟悉的人，他们都会笑咪咪地向我打招呼：“嘿，给你爷爷占位置啊！”

小镇的集日是三、六、九。每个月，我都要给爷爷占九次位置。我们村主要的街道是东西走向。我家在村东头，学校在村西头，给爷爷占位置也是顺道的。街道两旁，便是小商小贩摆摊的地方。

爷爷的麻花摊，是固定不变的。每一次我摆摊的时候，都



会发现已经有很多人占位置了。有用白石灰画线的，有用石头圈圆的，还有直接用长凳子占地方的。而我，就把扁担往地上横着一放，就等于是给爷爷的麻花摊占地方了。

中午放学的时候，街上的人就熙熙攘攘了。人挨人，人挤人，几乎只能一步一步挪着走。小学生身子小，泥鳅似的，穿行非常便利。但我并不喜欢到爷爷的麻花摊前去，我怕看见爷爷那张充满期待但又写满了尊严的脸。

爷爷坐在一个圈椅上，麻花放在木头箱子的盖子上，箱子里面，还放着几百条麻花。爷爷是个很专业很优秀的手艺人。那麻花黄澄澄的，又脆又香，大小一模一样，好像是一个模子里面浇铸出来的一样。其实这大小的尺寸，全掌握在爷爷的那双手上。

我们那一带的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靠着地里的庄稼吃饭。我们还是名副其实的贫困县，听说几十年了，依然榜上有名。所以，来赶集的乡民们口袋里并没有钱。爷爷的麻花，印象中很少有全部卖完的时候。只有到了春节前那一段日子，生意才真正地红火。

偶尔到爷爷的麻花摊前，我的鼻子就发酸。爷爷会从口袋里摸出几毛钱说：“你买点啥东西吃吃。”爷爷的口袋里，装的都是叠得整整齐齐的一毛五毛两毛的钞票。他见不得





钱被人捏得皱皱巴巴的，哪怕一个小角蜷曲，他也会抚得平平展展的。

爷爷喜欢喝酒，喝了一辈子的白酒，烈性的白酒，所以身上总是有一股浓郁的酒香的味道。我从小就喜欢这种味道，它和爷爷有着亲密的关系。

下午放学的时候，我就用扁担和爷爷抬着没有卖完的麻花，颤颤悠悠地回家了。

回到家，爷爷很疲惫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出白酒瓶子，咕嘟咕嘟往嘴里猛灌几口，然后躺在炕上，眯着眼睛休息。

爷爷生性乐观，一辈子不攒钱，喜欢吃，喜欢喝。摆完麻花摊，爷爷会买点猪头肉，让我和弟弟一起分享。这个小小的爱好，我父母却很有意见，母亲在我面前，哭过很多次。她总是责怪爷爷大吃二喝，不考虑生活，不考虑我们的未来。她也流着泪说自己好傻，小时候不知道存钱。爷爷那个时候开过饭店、馍铺，卖过麻花、饼子等，生意很红火。母亲说，家里的苇席下面到处都是钱，而她自己也不知道存一些。后来，爷爷抽大烟，家境败落了。大概这是一段不光彩的往事吧，爷爷从来没有给我提过这些往事。

摆麻花摊这件事，父母也是反对的。但他们又很无奈，自己没有钱给爷爷。油出去了，面出去了，但卖麻花并没有落下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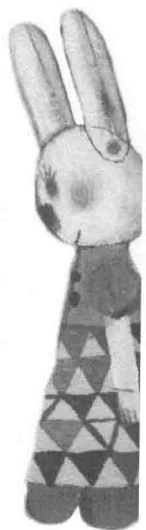
么钱。用爷爷的话说：落了个肚子圆。爷爷每天都要喝酒的，酒钱从麻花钱里面出。我们跟着爷爷吃肉，这钱也是从麻花钱里出的。麻花的利润很低，而爷爷又是个太讲良心的手艺人，所以，忙忙碌碌，家境依然很贫困。

爷爷教我炸麻花的时候，总说这是一门手艺，可以安身立命。用他的算法，一袋面粉加工成麻花以后，利润还是颇丰的。我小时候数学虽然学得不好，但加减乘除还是很精通的。当爷爷得意的时候，我总要挫伤他一下下。我来和他算一斤面粉加工成十根麻花的利润。我一算，爷爷就哑口无言了。他算的成本，一不带人工成本，二不带烧煤的煤炭成本，三不算损耗成本，四不带人家收取的市场管理费什么的。他只算面和油。

二弟总是在旁边偷偷笑。爷爷黑着脸，很生气。

我和二弟有时候也小小使下“坏”，一斤面十根麻花，我们炸出十二根来。爷爷马上就恳求我们：“好娃哩，一根要卖人家一毛钱呢，不可太黑心啊！”爷爷发现了，我和二弟就打哈哈，赶紧住手。否则，他生起气来那可是惊天动地的。石头，瓦块，棍子，凳子，他抄起什么就是什么，所以我们都怕他。

有一天，我和爷爷把麻花箱子抬回家之后，爷爷灌了几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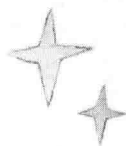
口酒，眼睛血红血红的。他饭也不吃，躺在坑上就睡着了。真睡假睡，我不知道，我只能从爷爷的呼噜声中判断。他有心事，或者生气的时候，就是假睡。呼噜声此起彼伏，那就是真睡了。爷爷虽然一生乐观，随和，但他却没有真正可以交流的人，所以，心里会埋藏很多很多事情。

爷爷还睡着，母亲风风火火从外面赶回来了。她和我奶奶小声说话，我听了个大概，好像是爷爷摆麻花摊，白天和人吵架了。一个老人，买他的麻花，他不卖。这个人是我的小学班主任的父亲。人家说我给你钱，爷爷把眼睛一翻说不卖就是不卖，你去别的地方买吧。爷爷的脾气倔强，固执，如烈火一般，认准的死理没有人能劝说得动。

母亲和奶奶还在小声嘀咕，爷爷突然大声说了一句：“我就不卖给他，他坑了老子一辈子！”

爷爷的话没头没脑的，但却是火气冲天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我才知道他不卖麻花给那个老人，是因为一段伤心的往事。那个人是爷爷的老师，爷爷小时候如我一样，帮家里干活，有一次迟到了，被这位先生罚站在两块竖放起来的砖上，然后用教鞭一下一下猛打手心。从此，爷爷再也不去上学了。那年，他还不到十岁，刚刚上了几天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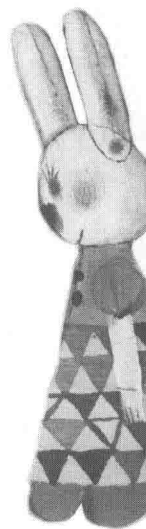
爷爷的不幸遭遇，后来在我身上也重演了一次。在小学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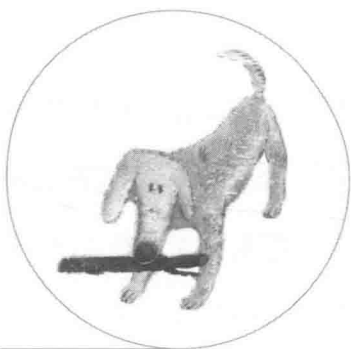


段，我遭受了很多羞辱和歧视。是不是历史的因素我不知道，但在乡下，在那个年代，很多很多人都像田野上的小草一样，自生自灭。有的种子长成了参天大树，而更多的种子却悲惨地凋零了。

我离开小学后，爷爷的麻花摊基本上就不摆了。我和弟弟都学会了炸麻花的手艺，大都是给别人加工麻花。爷爷年事渐高，操持不了这门手艺了。炸麻花这活，是非常需要体力的。

岁月是强大的河流，无坚不摧，但它总模糊不掉一幅剪影：一老一少，扛着扁担，一个沉甸甸的麻花箱子，一颤一颤地晃悠在夕阳下……





轻轻地，一点头

小村里，有一个老头，驼着背，似乎永远都不慌不忙的样子，慢悠悠地沉稳地走着。当有人和他面对面打招呼，或者从背后喊他，他都要先冲你轻轻地一点头，然后微微一笑，才开始和你说话。他的举止，显得很有修养，就像是一面大海，隐藏着无限的宝藏。

这个老头，是小村里的大人物。关于他的故事和传闻，有很多很多，但我不能确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，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依然搞不清真相，但我知道，他确实是个大人物。同时，他也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。

那一年，我拿着一张纸条，永远离开了我的小学。

那是一张油印的“小学肄业证”。

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人生之路。有的时候，我跟着大伯父去几十里外的小镇或者县城炸麻花；有的时